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

七月初一日







第二十三冊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139,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二十三册目錄

本館在橫濱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瓜分危言　三續前稿接第十七冊第三章第四節

哀時客稿

第五節　借地及訂某地不許讓與他國之約

一膠州灣　德國

二旅順口大連灣　俄國

三廣州灣　法國

四威海衛　英國

五九龍　英國

六長江一帶不許讓與他國　英國

七兩廣雲南不許讓與他國　法國

八福建全省不許讓與他國　日本

割地而曰借也曰租也可謂亡國之新法也已矣我之地也而勞人之代我謀之曰不許讓與他國此等之約言恐天下古今所未嘗聞也由前之約其意若曰我代爾暫守此地云爾由後之約其意若曰爾代我暫守此地云爾譬之大盜入室堵其門焉坐其堂皇焉而曰我

代爾暫守此室可畏孰甚譬之大盜入室指其庭焉點驗其財產焉而曰爾代我暫守此室可畏更孰甚故以今日之勢力論之東三省蒙古新疆直隸山西爲俄國囊中之物河南四川浙江江蘇安徽湖南湖北爲英國囊中之物山東爲德國囊中之物雲南兩廣爲法國囊中之物福建爲日本囊中之物其餘隙地則意與比葡等得之以爲甌脫焉而黃河爲俄與英德疆域之界長江爲英與俄德疆域之界西江爲英與法疆域之界直隸灣爲俄與英海權之界膠州灣爲英與德海權之界瓊州爲英與法海權之界其事皆可預料矣而我四萬萬人者早已爲釜底之魚爲俎上之肉他人得戮之辱之踐之蹴之奴之僕之曾不以爲意不知我同胞之國民又將何以待之也

第六節　論無形之瓜分更慘於有形之瓜分

一國猶一身也一身之中有腹心焉有骨節焉有肌肉焉有脉絡焉有手足焉有咽喉焉有皮毛焉鐵路者國之脉絡也礦務者國之骨節也財政者國之肌肉也兵者國之手足也港灣要地者國之咽喉也而土地者國之皮毛也今者脉絡已被瓜分矣骨節已被瓜分矣肌肉已被瓜分矣手足已被瓜分矣咽喉已被瓜分矣而僅餘外觀之皮毛以裹此七尺之軀

倘得謂之爲完人也哉而彼蚩蚩鼾睡者猶曰西人無瓜分之志無瓜分之事何其夢歟故無形之瓜分者不過留此外觀之皮毛以欺我耳有形之瓜分人人得而知之得而救之無形之瓜分則莫或知之莫或救之此彼族用心最險最巧之處而吾所以謂無形更慘於有形也夫彼之必留此外觀之皮毛以欺我者何也骨節肌肉脈絡手足咽喉皆可得而瓜分者也惟腹心則不可得而瓜分者也腹心者何我四萬萬同胞愛國之心團結之力是也有之則生無之則死生死之間繫茲一髮嗚呼我同胞其念之哉

附亞東時報論中國二大患

支那道咸以降迄於近世受嬲强隣蹣跚蹩躠約章失自主之權百姓託他人之宇詩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耻之矣然昔之横被屈辱之頃不過覆軍議和開埠償欵而已猶未危其社稷踣其國家也譬之兩人格鬥夷其四肢雖創鉅痛深尙可乞靈於刀圭彼扁鵲華陀之選苟由是而藉手焉奚有今日之瞑眩彌留不可救藥哉然自爾以來當軸諸公亦直狃以爲常曰彼西人之厄我者不過覆軍議和開埠償欵而已其他則無意外之虞也毋寧優游卒歲以終余世焉詎知甲午一役水師既熸于前陸軍

復潰於後。由抉目而封腸。遂批根而掘寶。於是列強競盈其谿壑。要挾時駭乎聽聞。以意大利之弱小而遠。亦且惘然效尤。索租要險。說者謂瓜分之禍已成。雖有聖智不能爲之謀矣。豈虛語哉。而或者以爲表裏山河。固無恙也。何瓜分之足信。則抑思今日外人之爭言借地。爭建鐵軌於中原者。果何爲哉。嗟乎有茲二患。富強之國。且不能自保。況乃傫然積弱如支那。其何以堪之。其何以堪之。

今試按地圖中國要區。皆已爲西人鐵路權所及。夫築造鐵路。以通聲氣。便轉運行旅。固爲刻不容緩之事。然至全用外本經營。全仰鼻息於他人。則余懼未收鐵路之利。而已不勝其敝也。何謂敝。各公司之修興鐵路也。非有愛於中國也。不過澁利於中國。而以修路爲闢地之謀也。夫以修路爲闢地之謀。爲中國乎。爲其國乎。向使其國利害與中國利害相等。猶之可也。今明以其國爲利之淵。而藪害於中國。中國奈何而甘心爲之囮也。或曰中國則派員爲督辦矣。雖借資於洋款。假手於洋人。庸何傷。不知中官雖有督辦之名。而無督辦之實。與行事之權也。無其實無其權。則將焉用彼。利矣。況乃列國包藏禍心。日甚一日。始則逐臭而赴羶。終且增壁而假道。晉驪民而啓南陽。秦容車而通三川。所謂狡焉

思啓。何國蔑有者也。且夫中國以積弱之邦。介群雄之間。訖於今不亡者。猶幸其邊境有重洋絶漠限之耳。今境上鐵路一成。擧腹地奥區。直與俄法英德比隣而居。一旦和約破。兵衅開。則可薩克之鐵騎。可食頃而蹂躪畿輔。越南之法軍。可瞬息而席捲兩廣。印度之英兵。可彈指而電掃雲貴。膠州之德師。可轉轂而鯨吞河南。雖有天險。烏可恃也。聞某國工師曩擬穿脫窩海峽水底。於英法二國間通鐵路。投稟英國政府。政府不尤。蓋法之所長爲陸軍。而英之所恃在海峽。若兩國通路。則英之國都。難保不爲法人所掩襲。雖或以此言爲杞人之憂天墜。亦可見西人之視鐵路爲畏途矣。今中國海軍之强。能如英乎。四境兵備整頓。能如英乎。顧反以鐵路之柄。授之强國。便其覬覦。此何異藉寇兵借盜鑰哉。抑吾於此尤有目前之危懼焉。中國內地民智未開。皆不喜興修鐵路。一旦外人動工。撤其廬舍。平其田墓。到處與土人滋生事端。則不得不厚集兵力以衛工程。此引外兵而入內地之端也。其危害豈堪設想哉。夫鐵路之擧。在外國則利其國。而在今日之中國則反以亡其國。其事不相異。而其功相距者何也。以彼自主其事。而此無主權也。三分環球。海居其二。汪汪茫茫。無有邊際。其誰主之。自創造火船以來。重洋萬里。帆影梭痕。縱横旁午

於海上。若康衢大路。然盛矣哉。列國之經商拓地。其利便乃至於此哉。於是而有海權之說。海權云者。剏於美國人馬鴻。馬鴻之言曰。海上權力。國家之存亡隆替繫焉。國家有是權則興。失是權則亡。徵之史志。彰彰乎不可爭也。故近世歐美列國。莫不以推擴是權爲急焉。案馬鴻所著海上權力史。發撝此意。旁證偏索。據事立說。鑿鑿然中肯綮。蓋近世論海務者。莫是書之詳且精。若又其感動人心。亦無出是書右者。今以馬鴻之說爲主。而規中國形勢焉。今中國北自鴨綠口。南至廣州白龍尾。海岸之長數千英里。其海上理宜歸中國管理。不容他國容吻者也。然而中國欲保其海上權力。則必推擴水師。廣營屯泊之處。能制他國水師。不得逞其強梁跋扈之威。而後能保有其海權焉。德人窩克涅爾所畫中國防海策。洵爲得其要領。惜哉當路無人。不及施行。甲午一役。北洋艦隊覆沒不復起。沿海要港。如旅順大連威海膠州九龍廣州。前後皆爲他人所攫取。其名爲借租。其實與割讓無異。中國海上之權力。自爾以來。蕩焉無存。此有心人所爲慷慨太息哉。惟三沙澳舟山三門象山福州諸口。斬有存者。然皆偏於南方。不足爲全國重鎮。今意已探指三門。而英則朶頤舟山。德則垂涎三沙。一旦逞其慾壑。則中國沿海連亘數千里。無一屯泊

水師之處矣。吾不知中國近日添造戰艦若干。作何位置也。或言以上各口。若開爲通商口岸。可以免於呑噬之厄矣。此朝三暮四之術耳。若使以上諸口。旬日之間。變作通商要地。繁華殷富。如上海天津。則或賴列國均勢之力。作爲中立之地。未可知也。然商務之推廣。自有自然之數。非可以人力急爲之。況卽名作通商埠。未必可免於呑噬乎。且中國之開口者。其實與割讓無異。卽以上海而言。其所謂工部局者。儼然一政府。所謂租界者。隱然如敵國。一切事宜。華官不得過問。此何異脫虎穴而陷蛇口哉。昔者咸豐之役。英法二軍犯畿輔。天子蒙塵於熱河。稱爲天下大變。然其時中國根柢。則未動也。今則不然。其陸地則爲外國鐵路公司所佔。立錐無地。其沿岸則爲列國水師所居。寄椗無所。陸權海權。併而失之。雖有自主之名。不過徒擁虛器耳。而衮衮諸公。尙偏守成見。鼾睡於積薪之上。掉臂於巖牆之下。豈不悲哉。豈不悲哉。

第四章　論中國自取瓜分之由

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亡印度者。印度之酋長也。非英人也。亡波蘭者。波蘭之貴族也。非俄普奧也。譬之人身。使元氣內充。膚革外盈。風寒妖邪。孰得而侵之。其有遇魑魅感疾

癰者必其內先有以自召之者也。金隄千里氣象磅礴。一蟻穴之隙日夕滲之。遂致一旦決潰崩潟不可復制。嗟乎。一國亦大矣有政府有土地有人民有賢才有勇士有財權有兵力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他人欲一旦而舉之豈曰易易必也自妥自刈自夷自戮開門揖盜拱手以讓於他人然後他人乃得雍容談笑制其死命而收其成功吾每觀古今亾國破家之迹未嘗不奮慨嗚咽而不能自勝也。今考中國自取瓜分之道其遠因之難見者殆更僕不可悉數。而其近因之易見者。蓋有三大端。試臚列之以告我同胞共一痛哭焉。嗚呼。轉九州之大錯誰生厲階及亾羊而補牢猶未爲晚禍已切膚情非行路大夫君子其有見而動心聞而猛省者乎

一曰中日和議中國之弱久矣。而其刳腸露腹盡出底蘊與路人共見之。則自甲午之役始也。甲午既敗。議和固非得已。然其何以致敗之由。則固有當其罪者矣。今且勿論他事。即以海軍一端論之。自馬江敗後。戒於外患。羣臣競奏請練海軍。備款三千萬。思練一勁旅。其後海軍之捐。日日加增。積之十年。其數可想。旁觀外論。孰不謂國家費如許帑藏。如許經營。一旦有事。而必可以一戰乎。乃甲午之役。未一交綏。全軍已覆。拱手以讓諸敵人。論者或切齒

於丁汝昌或尸罪於李合肥夫李丁豈曰無罪然以敗亾之咎一舉而歸之彼彼固不任受也當海軍初興未及兩年而頤和園之工程大起舉所籌之款盡數以充土木之用此後名爲海軍捐者實則皆頤和園工程捐也吾嘗游頤和園見其門栅內外皆大張海軍衙門告示同游之人竊竊焉驚訝之謂此內務府所管與海軍何與而豈知其爲經費之所從出也甲午之冬平壤鳳皇警報頻達乃下詔停海軍衙門當時憂時之士及海外各國咸色然怪異之謂方當戰時何以撤戰備而豈知其爲停頤和園工程也諺曰雖有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括全國之膏血以修國防而其實乃消磨於園林土木之用而莫之或知卒令一蹶不振割千餘里之遼臺償二百兆之金幣元氣盡斵國醜全露以啓戎心而速危亾雖將不知兵士不用命然彼驕侈淫佚不恤民隱縻國帑而誤軍機者恐雖有蘇張之舌不能諱其罪也此中國自取瓜分之由其原因一也

一曰中俄密約中俄密約爲何時所定乎則李鴻章賀俄皇加冕時所私結也其所藉口者何事乎則俄國代日本還遼東後以此爲報酬也主其事者爲誰乎則西太后一人也當馬關條約既定人懷國恥 皇上發憤思變法前者西后委用之李鴻章孫毓汶徐用儀等皆

屏黜閑居。西后怒甚。而方經敗衂大辱之後。未敢遽與　上爲難。當時俄人遂有與德法務逼日本歸我遼東之舉。欲以市恩於我。而求非常之報。俄公使喀希尼。知西后之守舊而可欺也。乃說之曰。變法者漢人之福而滿人之禍也。漢人盛則滿人衰矣。民權興則君權替矣。今地球君主之大國。惟中國與吾俄。故中國但當與俄親厚。結密約以相援助。以內壓漢人。外禦英日。日本自歸還遼東以後。恨入骨髓。臥薪嘗膽。以謀再舉。英人亦非願助中國者。用兵之際。則暗助日本。今英日訂約同盟。東方之力漸厚。一旦軍事再興。以威海戍兵爲引綫。直擣京師。其禍不可勝計。故中國非與俄訂密約。不足以自保矣。當時西后方忿忿與　皇上爭權。而苦無其辭。乃一舉而諾之。開門揖盜。引虎自衛。於是李鴻章賀加絻抵俄舊京。與俄戶部大臣爹氏。竟締此約。約章草稿。達於北京。　皇上覽額怒目曰。是舉祖宗發祥之地北門鎖鑰之區。一朝而畀諸強敵也。堅執不肯畫諾。西后怒罵強逼。揮涕而從。嗚呼。二百餘年之帝業。二千餘里之山河。支離破碎。不可收拾。自茲始矣。俄人既扼滿洲之衝。擧大河之北。爲囊中物。則列國不能不起而抵掎之。俄人既以還遼之功。得大報酬。德法不能不起而效尤之。於是法國先得南荒土司甌脫之地數百里。而德人用其輕捷剽悍之手段。乘萬國

之不意以奪膠州膠州之奪固由德人之橫暴抑亦由中俄密約第九條有租借膠州灣之議德人不取其終亦必歸俄人之手故毋甯先發以制人也膠州既奪則旅順大連灣不得不讓之威海衛不得不讓之廣州灣不得不讓之東三省鐵路既畀俄國則德國之路膠州至濟南濟南至沂州又津鎮鐵路與英國合辦凡三條英國之路廣東至九龍。上海至吳淞。上海至鎮江。江甯杭州溫州。印度至大理雲南夔州重慶 騰越至雲南。山海關至牛莊。廣東至成都。又天津至鎮江與德國合辦。太原至新安襄陽。與意國合辦。凡九條。法國之路諒山至雲南。諒山至廣東。凡二條。不得不讓之北方權限既歸俄國勢力圈內則揚子江一帶不讓與他人雲貴兩廣不讓與他人福建不讓與他人四川不讓與他人之約不得不讓之所謂一髮牽而全身皆動一穴潰而百孔橫流一落萬丈土崩瓦解而中國之國權遂倏忽歸於烏有矣嗟乎片紙之約其關係之重大至於如此誰生厲階於今爲梗不知主持密約之人何以謝天下也此中國自取瓜分之由其原因二也。

三曰變法不成中國之所以弱者不變法也然昔者不知變而不變則猶有望焉今也知變而不變變而中止則無望焉矣曾惠敏曾對英人大言曰中國先睡後醒之巨物也故英人亦有佛蘭金仙之喻無如沈沈華胥年復一年磨牙之倫已饞涎不能復忍去歲偶一蹶起旋復昏睡更蒙以迷藥尙寐無訛即使旁觀有愛我者欲扶而掖之翼而行之其奈之何其

奈之何夫彼列國雖非有愛於我然以商務爲性命者未嘗不欲中國永持平和之局於東方而彼之商務亦不致受其累也故瓜分者西人不得已之下策耳但中國旣不能自强不能自保則無論遲早而必有爆裂之一日故與其隳落於他日不如及今糜爛之而更整頓之也然則中國之能自强自保與否即爲西人瓜分實行與否之所關係有斷然也而去年

皇上以變法被幽新政盡廢自强之機已成絕望此英俄協商之事所以起而禹域分裂之局所以定也此中國自取瓜分之由其原因三也。

（未完）

各埠近事

大同學校夏季進級記

外國學校規矩。皆於夏季放暑假。放假之前考試諸生。其學年已滿者。則授卒業文憑。未滿者則進級。其典頗爲隆重。橫濱大同學校。開設已經兩年。學生精進者不少。於是本月二十二日。考試既畢。舉行進級之典。是日校長敎習總理値理等。率諸生齊集。並請來賓神鞭知常君柏原文太郎君梁啓超君等來臨。坐定。中敎習勞君伯燮演說。次西敎習周君鑑湖以英語演說。演說既畢。諸生以次受賞。賞畢。學生總代曾廣勷宣讀祝詞。禮畢。諸敎習請校長來賓値理學生等茶會。賓主淸談。兩刻之久。午餐既畢。校長犬養木堂君登壇演說。勉勵學生。使日求進境。不可以一得自足。務須進而求通歐人各種學問。他日更入高等學校大學校以卒業。然後爲成材云云。次神鞭知常君演說。其大意與犬養君略同。次梁君卓如演說。發明凡學生當有四種性質。一曰獨立性。二曰自重性。三曰希望性。四曰競爭性。演畢。乃入席。主客共六十餘人。坐間頻起演說。拍手懽呼。酒數巡後。主客互唱兩國　皇帝陛下萬歲。又唱大同學校萬

歲。盡懽而散。

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公啓

學校其國家之元氣乎。其人羣之導師乎。乃者　聖主厲精變法。百度草創。首注意於斯舉。自京師大學外。普令各行省設中學校。各府州縣設小學校。更　詔我海外。使咸喻斯意。廣建黌序。以贊盛治。風聲遐聽。嘻不踴躍鼓舞者哉。政變以來。內地學校。停廢過半。而海外忠義之士。愈增蹈厲。橫濱大同學校。負笈者蒸蒸日盛。而神戶繼之。新加坡繼之。泗水繼之。域多利繼之。其餘籌畫開辦者。各埠響應。中原文獻。盛於海隅。斯實諸君子好義急公之苦心。抑亦我國家轉弱爲强之起點也。然就學者期於大成。任事者貴在進步。合羣並舉。則聲氣易通。拾級以升。則高才益勸。故今者大同總學校之設。有不容緩者。蓋四端焉。橫濱學校。開設既已經年。生徒精進。成就者不少。而地方有限。教師有限。未能多分班數。故當設高等學校。使高才生以次遞升。則教者不致太勞。而學者亦易獲益。此高等學校必宜設者一也。神戶及南洋美洲各埠。學校相繼踵設。其規模與橫濱略同。一二年後。卒業生徒。皆當遞進。不可無一校

以容之。此高等學校之必宜設者二也。政變以後。內地新設之學校。多就停廢。其中生徒。志士不少。半途棄置。殊可悼歎。今宜設一總區。選其英才。俾得卒業。此高等學校之必宜設者三也。內地俊秀子弟。懷奇才。抱遠志。自備資斧。游學海外者。不乏其人。此輩大率皆已通中國學問。及尋常普通學者。必有專門高等學校。乃能助其大成。此高等學校之必宜設者四也。嗚呼。今者中國事變亟矣。需才多矣。異日當萬國之衝。而維持宗邦。更新百度。救二千年來將墜之文明於千鈞一髮之際者。豈非今日少年子弟所責無旁貸者哉。然養成人才。必賴學問。泰西百餘年來。爲文明開化之濫觴。五洲之國。欲智其人士者。皆于是贏糧而遊學焉。而高等學校之設。則于日本何也。蓋日本爲東洋先進之國。泰西之新思想新智識。普徧旁塞于國中。學日本之學。雖未敢謂能盡泰西之學。而取之以强我中國。則有餘裕。其利一也。日本屹立東海汪洋中。西至太平洋南北美洲。南至南洋澳洲。西循中國沿海一帶。至于安南暹羅緬甸印度。北走俄羅斯亞伯利亞。商埠際天地以無量數。而輪船往來孔道。日本實當其衝要。設高等學校于東京。則各埠遺子弟而來學者。皆可以是爲總匯之區。聲氣易通。

無憂遼濶。其利二也。歐美諸國。物價騰踴。留學所費。每歲金以數千計。自非陶朱猗頓之富。雖有俊偉特達之子弟。徒作西方好音之慕。而日本則費用特廉。懷金一千。即可留學數年。中人之產。皆能籌畫。以遊學歐美一人之費。可以爲留學日本數人之用。是以成就一人者。移而成就多人也。其利三也。列强皆在他洲。日本則吾隣耳。土壤相接。種族相類。文字相同。我之受學。已爲易入。而日本朝野達識之士。念輔車唇齒之義。咸以扶植中國爲第一大事。其情之相親相愛。已倍蓰于白種人。則扶携教誨。自能無微不至。況我中國他日所借以聯日本青年。以扶東亞之局者。亦惟此高等學校爲起點焉。其利四也。有此四利。則吾中國少年子弟。欲自增其學識。自養其才器。以爲國家他日之用者。舍日本其奚適哉。此高等大同學校。所爲設於東京之微意也。夫數其國民氣之通塞。則以鐵道之多寡爲率。數其國商務之盛衰。則以輪船之多寡爲率。數其國士民之智愚。則以學校之多寡爲率。而其智愚大小高下之數。尤以學校大小之多寡爲率。列國殖民之地。從未有高等學校以育人才者。環球衰頹之國。亦未有能立高等學校以開士智者。無他、高等學校。講求萬國之政治經濟法律。及其他

專門之學。則通國子弟之游泳于其中者。眼界開。希望大。志氣勇。競爭烈。常有經營天下之略。開拓地球之心。內顧其國之陵夷。雖燎原靡踵。必思所以復之全之。富之強之。俾抗顏於世界文明國之列。而始得饜其熱望。副其雄心。故有高等學校衆多之國。未有能亡之者也。蓋其子弟之氣不衰。雖與之國土。而外人不能取也。嗚呼。我中國雖曰危迫。苟能共倡此舉。積流壤成河嶽。雕艮璞作圭璋。或者天未欲亡四萬萬人也。今同人不揣綿薄。勉效涓滴。爰略述梗概。普告同志。先由橫濱神戶。倡捐開辦。而廣求友助于各埠。凡我志士。共贊斯舉。同人幸甚。國家幸甚。

發起人

鄭清璠　吳廷奎　曾紀標
曾紀傑　盧瑞棠　林文澧
鄭觀光　謝煥辰　鮑芳昭
楊萃奎　鄭文晃　方文輝　等同啓

外論彙譯

對淸政策

譯商業世界報

我國之講求對淸政策者。其說有二。一保全。一分割是也。持保全說者曰。淸我脣齒輔車兄弟之國也。淸被分割。列強比鄰相逼。日本豈能獨立於東方哉。故欲保日本。不可不先談保淸也。天下列強之中。惟英領地最廣。有鞭長不及之勢。今其對淸。但欲保守既有商權。非垂涎其土地。是與日本同利害者。宜與之結爲同盟。拒德法俄以保全淸國也。斯說也。美則美矣。然可言而未必可行也。何則。說者所謂英欲保商權。非欲得土地似矣。而就實事考之。英之竭盡心力。以經營殖民地。亦大有可畏者。近十八年間。拓地四百萬方里。德法俄無一能及之者。比及今年。與法協商略蘇丹之大原。未數月又與俄協商均分淸國之利益。其所謂利益均分。意之所在。雖不可知。安知其非與法國協商。同一詭計哉。英人政策不可捉摸。而吾國人猶瞢瞢然說聯英以保淸。萬一德法俄以堅艦利甲壓于我境。將奈之何。欲保鄰邦。反以自危。安可不慮乎。

持分割說者曰。清國瓜分之勢已成。豈復有保全之策哉。德占膠州以屯水師。駐兵於沂州日照。威鎮山東。法集海陸二軍於安南。而以經略兩廣。英俄據威海旅順。扼燕京之咽喉。英盛張海軍。虎視南方。俄據金州陽大集陸軍。謀吞北域。因共協商欲均分清國。而各有其一焉。我日本人宜審大勢。追隨列國。同謀瓜分。割據福建。以與列強平均勢力。使得永保我臺灣。不然。福建并爲列國所獲。則我國權被辱。臺灣防備益形切迫。日本之形勢不岌岌哉。抑以島國占領大陸之地。有宜再三致意者。蓋島國以海軍爲主。大陸以陸軍爲主。主海軍者以兵艦爲干城。主陸軍者以砲壘爲干城。島陸軍政殊異若此。是以島國占大陸。其難一也。占領大陸。與列强比鄰。築壘屯兵。防禦之費甚鉅。島國帑庫必爲一空。是以島國占領大陸。其難二也。有此二難。故古今策士。不敢輕舉妄動。以島國占大陸也。英以取法而破。日以畧韓而破。故干預分割掠取福建之策。不可妄行也。

夫聯英以保清。其術既難施。干與分割占領福建。又不可妄動。則我之對清。果遵何道而後可哉。夫外交者貴乎有無相通。長短相補。以期國民之發達者也。苟抱此宗旨

而不達。則言保全者可也。即言分割亦無不可。若背此宗旨。則保全分割。皆難實行。況於行之而有害哉。夫言保全分割者末也。有無相通。長短相補。期國之發達者本也。今我國之談對淸策。靡不棄本逐末。不堪痛恨哉。

中華帝國者。其本部幅員百三十萬方里。人口三萬八千萬。滿洲蒙古之幅員。略等本部。人口千五百萬。土壤豐饒。財寶滿地。而北京政府。治失其道。致使產業未興。商務不盛。可興之工業。可鑿之鑛山。雖所在多有。而皆置之不顧。四百餘州之鐵路。應築而不築。江河沿岸。可設輪船而不設。每年通商統計。不過一二倍于我而已。無盡利源。塞而不開。此西人所以稱爲未開天府。爭務闢之也。英占長江一帶。欲築二千七百里之長鐵路。收沿海江湖之航海權。發掘諸山礦坑。所在興製造之場。俄往者設製茶局于漢口。奬義勇艦隊以保護金。使開通航路。今在東三省所欲設鐵路。千五百三十里。購地採鑛。不可勝數。德廷賜奬勵金於雷度公司。使爭淸國沿岸長江一帶航海之利。法亦步武三國。欲占兩廣。且四國皆注目商務。派員探察。豐儲資本。各有爭先著之心。又其工藝日進。製造日廣。所出之品。雖極夥。無有窳敗也。其商人俊邁。善於經

營。合羣策羣力。共圖進步。是故跋涉重洋。經數萬里服賈于東方。雖言語不通。嗜慾不同。而十數年來。淸國商務。英占三分之一。法德占十分之一。俄占十九分之一。由此以往。四國之於淸國市場。所占勢力。更不知何所底止矣。嗚呼。必如彼數邦。始可言得外交之要旨哉。回顧吾國。與大陸相距。不過一衣帶水耳。文字相通。風俗無異。宜其在淸國商界。可以霸矣。乃由金錢之用。未得流通。工業如昔。毫無增長。商賈者流。亦復卑劣。無足與語大業者。所以我之於淸國商務。共占八分之一而已。昔嘗以二十萬之兵。一萬五千萬之費。乃得於淸國購一設立製造工場之權。而於今數年。未見吾四千萬同胞。設一局也。全國之民。憤列强之虎視耽耽。欲得大陸而全噬之。及激昂奮起。與淸國結不以福建割讓他國之約。而至今未聞有築一鐵路之議。吁貸二百萬兩于淸。僅得買收大冶鐵山礦石之權。則以爲我願巳足。以保護金授于支那沿岸長江之線路。則以爲我事巳成。外交失要。至於此極。尙何保全分割之可說哉。盍亦反其本矣。

保全之說甚美也。苟得其道。吾曹請俯首而從之。分割之說甚壯也。苟有其法。吾曹

請攘臂而從事焉。今保全者既迂濶而不能行。分割者復暴虐而不足取。故其說雖美且壯。非外務當局之所可行也。當局之所可行者。其惟開清國無盡之富源。以補我不足。多出製造之品。輸入清國。以應其不時之需。盡心竭力。慘淡經營。務使吾國商務日盛。占無量之利益而後可。至其保全分割之策。則因時制宜可也。

憲政黨黨報云中國運命。不免分割之憂。吾人知之素矣。我日本自今伊始。不可無準備以求分割之相當也。今計畫此準備。有三政案焉。

第一關于軍事之政案。我政府與中國交涉。宜使其以我將校。訓練中國之兵士。熟考英俄諸國。訓練中國兵士之用意。則吾人之出此謀。蓋思過半矣。英國練印度之兵以滅印度。思英國滅國之奇術。吾人于中國提此政案之意義。可不煩言而喻也。

夫東洋今後變局之中心。在于清都北京。中國分割之秘機。亦多伏於此地。英俄各國。以己國之將校。訓練清兵。禍機之所發。行見今後東洋之變局。將於北京各得以兵力樹其爪牙也。日本而起今後分割中國之問題。欲制他國之先機。當是之時。宜實行英俄諸國之良計。此訓練中國兵之事。所宜速圖也。

第二貿易上之政案。西伯利亞鐵道之終端。達于大連灣。往來東西兩洋間之貨物。悉吸引于此港灣。則南方之諸港。自然零落。此俄國之政策也。我日本今日畫抵當之政策。急使最機敏之諸商業家。競爭此二線。爲撰其低廉者與運載貨物之準備。自今日與俄政府交涉。速其開港。且須爲自由港。

第三奬勵日本人陸續入中國內地。中國之亾滅。以無政治耳。其四億之人民。未嘗死滅也。其廣大之土地。未嘗澌盡也。其饒衍之物產。未嘗減少也。日本人速入中國內地。凡關係百般之事物。皆與中國人共利害。中國平。待時機而起政治上之革命乎。是今日之急務也。吾人不僅望日本人陸續入中國內地而已也。

行以上三策。以待中國分割之時機。苟至其時。或可無狼狽之憂。若如今日。專以福建不割讓之誓約爲滿足。更無別項設施。則他日噬臍之及。豈可悔哉。

厦門南洋之關係　譯東亞時論

自臺灣之歸於我日本也。內地人民。有留意於經營該土。關心於民間事業者。無論朝野。莫不馳騁議論。甲乙是非。一時輿論。縱橫不知所止。其熱心如斯。宜於臺灣之進

步發達。大有裨益哉。雖然、吾獨惜其眼光所照。概猶小狹隘。故其心思之所及。論說之所馳。未能出臺土百里方域之外也。未嘗欲研究臺灣之於東洋占如何地位也。未嘗思臺灣之與世運推移其將來所被利害如何也。豈堪遺憾哉。

我國人者。不可忘我屬地臺灣與六外國比鄰相接也。南有西班牙之呂宋。荷蘭之瓜哇。法蘭西之安南。西南有英之香港。葡萄牙之澳門。清國之福建。其中最相接近者。福建海檀島也。與淡水相距僅八十六海里。若以十四海里速力輪船。行十三點鐘而可達。其相去較諸九州之於上海。猶稍近焉。此沿岸有福州廈門汕頭。無一不與臺灣有關係焉。就中廈門最爲親密。從來臺灣者廈門之臺灣乎。將臺灣之廈門乎。臺灣廈門殆二而一也。臺民二百五十萬人之所需。大半自廈門給之。廈門市場之盛衰。因臺灣茶輸入之多寡以爲準焉。然則與臺灣最有密接關係之廈門者。果於南洋諸島有何關係乎。是今日占有臺灣之我國人所宜留意也。

自廈門移住南洋各埠華人統計表

年度	往星架坡	往呂宋	往香港及沿岸各處

一千八百八十七年	二一八九〇	一一七六一	一七七八〇
一千八百八十八年	四八三六九	一三二六九	一二〇二五
一千八百八十九年	四四三三二	一二〇二九	一七一四九
一千八百九十年	四二七二三	一一五五九	一六四一五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	四七九二四	九八三六	二〇二五二
一千八百九十二年	四六六四一	九七〇二	一三一三五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	四八〇九六	八八五五	二六六三〇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	五三六六二	七六三三	四二六六六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八五六四一	五八七四	二三〇八五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	六一四七五	四四六一	四九六〇

既往十年間。自厦門移住南洋者。不下七十七萬餘人。比而觀之。有逐年增加之勢。唯昨今兩年爲黑死病流行南洋各埠。見有船自厦門入口者。禁其登岸。由是之故。稍覺減少耳。清道光十五年之舊記有曰。金門之地。不足於耕。其無業者多散之外洋。知呂宋實力（即星架坡）咬𠺕巴等處。歲以百數。又徵之古史有曰。萬歷三十年。呂宋殺中國人在其國者二萬五千。海澄人尤多。萬歷三十年。實去今二百九十五年也。而當時

移住呂宋已有數萬人矣。泉州則金門同安晉江安海人爲多。漳州則石碼龍溪海澄人爲最。又曾見廣東英領事之報告書曰。廣東人往美洲者多。福建人則但往南洋而已。夫中國人雖往他國。不改其風俗習慣也。如其日用品物。常自己國運往給之。故厦門之於南洋商務自然盛也。每年雜貨輸出輸入。决非寡少。試列其主要貨物如左。

出口貨

包種茶、煉化石、石材、雨遮、鞋、煙、絹物、棉布、鍋、鐵器、磁器、帳部、黄金箔、金紙、銀紙、帽、漆器、醬料、醬油、藥材、棺材、雜貨、

入口貨

安南米、仰光米、海味、燕窩、錫、珍珠、煙、砂糖、棉花、棉布、麻布、麻、麻繩、粟、藥材、紫檀、木實、

厦門十途郊戶之洋郊藥郊茶郊三行。扼南洋商務之要。而十途郊戶中北郊最爲有力者也。近來我內地土產及製造物品。適于華人之嗜好者。大爲增加。將來以厦門爲重心點。一開販路于漳泉內地。由此運之南洋供給華人。則其利必大。又南洋之物。爲

臺灣及福建內地所必需者。皆可自厦門求之矣。要之厦門者。斷不可以爲一箇之茶業商塲。而輕輕看過也。又不可以厦門稅關報告書中。有載日本入口貨從來甚少。而遂以爲中日商務無可望也。此不過日本貨物。至今未得福建人介紹。即航路交通不便。故至此耳。若能大開航海之業。則臺灣南洋之新關係。必可引起也。我國人可不留心於此哉。

論地球國種之大勢

譯太陽報

第一人種時期。自蒸滊電氣發明而後。打地球爲一團。於是破各國政治彊界。而人種之區別生焉。是希臘羅馬之舊文明。與十九世紀之新文明。所以殊異之一要點也。數百千年後。世界進步。更當破異種之見。生人類混一之思想。止知同氣相親。無有黃白棕黑之分也。然而今日者人種競爭之時代也。故東西之論政治者。亦莫不持斯主義。以爲標準焉。如知此旨。則考察一切複雜事件。皆可得其眞相而不誤矣。

第二英美關係。距今百餘年。美人發奮脫英之覊絆。建獨立政府。自是英美之間。猜忌競爭。日益以甚。其獨立之初。法人援之。於是法美相依。大窘英矣。美之商務日進。

工業漸盛也。英則認爲商界一大勁敵。因疾視之。其爭搜索中立船隻之權。至開戰役。英領加拿大與合衆國爭議不絕。當南北花旗戰爭之時。英人多右袒南部之叛民。北部政府不勝憤怨。因鴉拉巴馬船之事。幾釀戰禍。其得免者幸而已矣。英美二國百年間之歷史。疾視猜忌之歷史也。雖然、猶有溫情一縷。存于其間。以得減猜忌之心者。此情日益增長。至于近日。猜忌之心殆絕。而英美同盟之政論。遂見諸實事焉。大西洋電線之架設也。倫敦與華盛頓之間。其最初通報之言。即平和兄弟之義。是非空言。今皆實驗矣。此其故何哉。電氣蒸汽之交通者。猶不過外力之助耳。其本原則有一絕大勢力。積時愈顯。而以有今日也。此勢力非他。即人種之同是也。

第三種教關係。人種不同。性情因之異焉。焦通種族之執拗。拉丁種族之輕浮是其所短。而豪壯堅忍者。焦通之所優。活潑明敏者。拉丁之所長也。夫有教無類。宗教者不以種族分疆界。凡屬人類。莫不一視同仁。故以理言之。則宗教者破種族之界。而變化其氣質者也。乃驗之既往。却有以人種定教宗歸向之狀焉。試觀加特力教者。行于拉丁民族之國。普魯的士湯教者。行于焦通民族之國。由是觀之。人種性情之勢力。

雖在教宗亦爲所支配焉。然則世界之事。凡由性情出者。豈得不爲人種所支配哉。

第四人種之小別大別。如拉丁焦通者。人種之小別也。而猶有黨同伐異之狀。則於其大別者。偏情更大。無足怪也。是西洋諸國之對東洋。所以往往出人意料外也。而實則意中之事耳。世人注目政治外觀。而於人種根柢之處。漫不留意。此其所以怪訝之也。

第五英俄德法。英俄互相疾視。五十餘年矣。兩雄不並立。勢所使然。一霸于海。一雄于陸。其於東洋也。一窺南。一瞰北。或爲恐嚇呵喝。或爲隱謀秘策。競勢力以欲馳騁中原。使旁觀者大爲寒心。不知其何時而必有決裂也。其他德云法云。以爲其在泰西兩虎相鬥。勢如水火。則其在東洋之經營。必爲牽動矣。豈知其於實事全反之哉。方日本之有事於清國也。歐人驚駭猜疑。出而爲三國之干涉。俄德相善。世人固知之。而德法相合共事。則大出吾人意外者也。近日有英俄協商之報。是亦世人所最駭異者也。蓋在歐洲之爭。爲利害不同而起。至其在東洋。則三國之利害一也。又何怪三國之聯合。又何怪英露之協商哉。此非獨由利害相同之故而已。其根源仍在於同種

族也。曰拉丁族。曰焦通族。曰斯拉坡族。是人種之小別也。曰普魯的士湯。曰加特力。曰葛力忌。是教宗之小別也。英俄德法。是國土之小別也。其於小別圈內。彼等雖爲自主之爭。及其遠出。則立一大別之名稱。曰歐亞。曰基督敎國。非基督國。曰高加索族。曰蒙古族。界限分明。一至於此。則三國聯合。英俄協商。根于其性情然也。本斯主義以爲國際交涉。是吾人所宜深察其微意也。

第六英國及古巴非律賓。西班牙之苦於古巴也。美人號稱義勇兵而往援之者甚多。以扶古巴獨立。其好高義。天下所同情也。餘波遠及于南洋之岸。而遂有非律賓之變亂。島民襲西班牙軍。欲建立島國政府。是非爲古巴島民所欲爲者哉。美人既助古巴。必更助非律賓之自立。使副其所望。是常人之所料也。乃非惟不助。反強伐之。欲使爲美之藩屬。是豈非世人所驚駭。以爲大出意外者哉。雖然、就根源之處而深求其故。則美人之心。以爲非律賓民種者南洋人種。與美民異者也。此其所以薄情也。美人從來奉四海兄弟之語爲宗旨。以不更求闢地于美洲以外爲國是者也。今尙如此。夫復何言。想美之有心人。必不與于斯舉。然政治者往往爲多數俗人所牽動者也。美

之出此策也。其必以爲俗人所牽動。則其俗情可想見矣。此俗情由於人種異同之感而來者。十居八九。是予所爲以人種論解此問題也。

第七中國將來。處置中國之問題。亦宜根據人種問題爲之解釋也。西人之於中國。爲分取利益而來。然中國民族者。有勢力之人種也。元起漠北。統一中原。尙不能以專斷擅制之力。使中國民族化于蒙古。而反爲中國文明種族所化焉。淸廷據有中國二百餘年。滿洲之俗。所被于神州者。不過辮髮一事。文章制度。悉化于中國。強暴如滿洲政府。猶無如四萬萬神胄何。况歐洲諸國。欲收攬民心。不以强力壓之。則中國民族。豈能輕視哉。予以爲滿洲政府。雖成偏安之局。而四萬萬之種族。猶得於地球上保持其勢力也。歐西之思想。將與東洋之思想混而爲一。中國民族。將得專制之覊絆。歐洲之學藝。將使中國民族工業大進。其情狀將如沙拉先民族進歐洲之學藝。又將如亞歷山遠征合希臘印度之文明而爲一也。世人其毋驚于外交政治之外觀哉。外交政治者。顯著其國情者也。國情者根本于民族之性情者也。人種問題者。非限于國界之區別可知也。我日本民族。其進修智德。努力而爲世界最優之民族哉。

山西採礦合同條約

山西省有豐富大礦脈。而得其礦物採掘權者。爲福公司。即英意公司也。其公司以英皇孫女婿洛侯爵爲總裁。意大利豪商路氏頗用深謀。圖策此舉。其合同條約如左。

一 山西商務局。稟奉山西巡撫。批准專辦。盂縣、平定洲、潞安、澤州、與平陽府屬煤鐵。以及他處煤油各礦。今將批准各事。轉請福公司辦理。限以六十年爲期。應先礦師勘定何鄉何山何種礦產。繪圖貼說。稟請山西巡撫。查明果與地方情形無礙。一面咨明總理衙門備案。一面發給憑單。准其開採礦地。勿稍耽延。如係民產。向業主議明。或租。或買。公平給價。如係官產。應照該處田則加倍納賦。

二 山西商務局。稟奉山西巡撫批准。自借洋債。不得過一千萬兩之數。如所派勘礦師。以此數不敷於用。山西商務局。仍專向福公司續借。

三 凡調度礦務與開採工程。用人理財各事。由福公司總董。經理山西商務局總辦。

福公司發給。

四 各處礦廠。應用華洋董事各一人。洋董管工程。華董理交涉一切。賬目皆用洋式。銀錢出入。洋董經理。華董稽核。各礦廠總以多用華人爲是。所有薪水皆由會同辦理。

五 勘驗礦地。或應打鑽掘井。探視礦苗。應先與地主商明。踏損田禾。酌量賠償。至開礦以後。或因礦場陷損傷民命房產。應歸公司撫卹賠償。若定辦一礦有佔民地。必須會同地方官。或向地主租用。或備價購買。秉公定價。務使兩不受虧。方昭公允。所開礦地。無論或租或買。但遇有墳塋祠墓。必須設法繞越。毋得發掘。

六 所辦礦務。每年所有礦產。按照出井之價值。百抽五作。爲落地稅。報効中國國家。每年結帳盈餘。先按用本付官利六厘。再提公積一分。逐年還本。仍隨本減息。俟用本還清。公積即行停止。此外所餘淨利。提二十五分。歸中國國家。餘歸公司。自行分給。以後中國他處。有用洋欵開採煤鐵礦者。應請一概照此章。將所有礦產。值百抽五納稅。以歸劃一。再此係商人籌借。開礦務如有虧折。與中

國國家毫不干涉。

七　孟平、澤潞、地面甚廣。開辦不止一處。然各礦出入與所有盈餘。各歸各辦清理。如或彼虧此盈。不得以此礦之盈。補彼礦之虧。致使國家應得餘利。因之少減。

八　凡開礦所需料件機器等物。進口照開平各礦現行章程。完納海關正半稅項。內地厘捐概不重征。至開出礦產。運出口時。仍照關章納稅。

九　公司所開之礦。以六十年爲限。一經限滿。公司所辦各礦。無論新舊。不問盈虧如何。即以全礦機器。及該礦所有料件。並房產。基地河橋鐵路。凡係在該礦成本項與所辦之業。全行報効中國國家。不求給償。屆時由商務局稟請山西巡撫。派員驗收。

十　每處局廠。總以聯絡官民。預息紛爭爲要。應由商務局稟請巡撫酌派照料委員一人。又設照料紳士一員。由公司聘請。該員紳薪水。均由公司籌備。

十一　礦師工頭。開辦之始。自應選用洋人。倘日後華人中。有精練礦務工程者。商務局會同公司。派充此項要職。至其餘司事照料等職。無關重大責成者。皆用華

人。尤宜多用山西人。以開風氣。

十二　礦丁亦宜多用晉人。其工價應請從公酌定。至礦丁受傷。應如何撫邺。與使用數十年後。應如何酌給養老之費。又平日作工。每日若干時刻。各節統俟開礦後。再由商務局會同福公司。於採擇歐美各礦妥善章程。商請巡撫定價。

十三　福公司於各礦開辦之始。即於礦山就近。開設礦務鐵路學堂。由地方官紳。選取青年穎悟學生二三十名。延請洋師教授。以備路礦因材選用。此項經費。由福公司籌備。

十四　山西商務局所借福公司銀一千萬兩。係約估之數。將來每開一礦實需資本若干。由福公司撥用。後准福公司按照所用之數。造印借欵。股份票刋章程。定期發賣。如華商於期內。願買此種股票者。有則無論多寡。聽其買取。

十五　華商收買此項礦務股票。應由商務局按照時價漲落。照章代爲收買。或自行賣買。均聽其便。如華紳富商。於六十年限內。將某礦股票。收至四分之三。即將該礦先期收回。由商務局查報。飭交該華商自行經理。

十六　凡於所准礦地。遇有民人。先經開採者。不得侵佔。如原主自願租賣。應由商務局會同公司。秉公給價。但不得稍有抑勒。

十七　各礦遇有修路造橋。開濬河港。或須添造分支鐵道。接至幹路或河口。以爲轉付該省煤鐵。與各種礦產出境者。均准福公司稟明山西巡撫。自備欵項修理。不請公欵。其支路應訂章程。屆時另議。自正定至太原鐵道。已由商務局另行借欵修理。該路左右各一百里內。福公司不得另造鐵道。以杜爭端。凡爲以上所准各事。其須用民地之處。亦照各局已定章程租買。不得稍佔民地。仍求地方官代爲保護。

十八　每至年終。或盈或虧。各分礦造具清册。應各請華洋公正人一名。核算無訛。然後刊刻報單。送至商務局。查核各礦盈虧。會造總册。呈報巡撫。以憑咨分總理衙門戶部查核。並將報効國家各項。一併呈繳。

十九　該礦爲中國自主之產。將來中國有與別國戰爭之事。該公司應聽中國號令。不得接濟敵國。

二十　茲章程華洋文。繕具兩分。各執爲憑。

俄又索地　譯西七月十九號時事新報

在滿洲俄國官吏。欲於滿洲鐵道兩旁地取足一百清里。向地主請之。地主不應。因更向清政府問其意。政府亦峻拒不應。

美國求租界漢口　譯西七月二十六號時事新報

美政府請於清政府。置租界于漢口。清政府諾之。因定其彊域。英政府已公允許云。

北京要聞　譯西七月二十六號時事新報

清國素欲改革。而未能行其實。積弊如山。財用困匱。西太后漸悔悟。有人爲說曰。清曆八月以往。將必有轉變也。剛毅在江南。極求歲入之資。執政大臣。銳意圖治。北清日報。漢字新聞。記此事曰。西太后連考究康有爲等上奏。又購索時務書。諭翰林學士令讀時務書。勢將召還維新黨。是乃不得已而圖改革也。豈眷顧維新黨哉。翰林學士某曾謂人曰。頃者西后迎貝勒載濂子溥某於宮中。待以太子之禮。某年甫十一。清帝乃謂內監曰。欲我自盡。我斷不爲。若暗中致死我。我則無法耳。又召見外臣。必御

帝座而見之。召見軍機大臣。則瀛臺見之。一由於西后指揮也。聞方今守舊黨。意見各不合。榮祿與慶親王相結。徐相孤立無勢。剛毅與榮祿相軋云。

上海華官試用巡捕緣由

譯西七月二十六號時事新報

去年上海道臺蔡鈞。欲改革巡捕制度。聘東京下谷警察署長永谷隆忠爲顧問官。本月二十二日。期滿還東京。初蔡道臺至自美國。解英法兩國語。頗有聲望。曾欲革易巡捕制度。即見上海領事小田切具告其意。且乞聘用日人精通於警察事情者。領事因乞之於日政府。政府令永谷氏赴之也。時膠州事方平。清帝銳意圖治。道臺乃托永谷氏。令改革巡捕事。氏先置巡捕房于虹口、西門外、楊樹浦、諸地。選道台部下兵百五十人爲巡捕。教以警察事宜。又定其章程。悉破昔時保甲制度。將行其法。會北京有變。西后代帝聽政。事遂止。尋蔡道臺有故免職。後淸政府聽美法英諸國之請。廣其租界。於是楊樹浦不復置巡捕房。永谷氏遂不得行其志。有曾某者。任上海道臺。無改革巡捕之志。尋剛毅南下。召曾氏。傳北京之命。令獻軍資十四萬兩。曾氏因節減其管內經費。以故遂不行改革。或曰淸國官吏。私心徒希顯達。非實行革易。不

如其已也。永谷既還京。與人相語曰。清政府改革兵制。急於巡捕。兵制已革。施而及巡捕自易易耳。惟清國盜匪蜂起。每起必派兵。不用巡捕。蓋清人不知警察本義爲何物。只以爲巡邏道路之用。如盜賊毆鬭。詐謁等案。知縣皆可辦理之。不必托巡捕也。即其改革豈可急哉。

在華貿易談

譯西七月二十九號讀賣新報

駐上海日領事小田切曰。夫在華貿易。要事有三。一曰金融。二曰船業。三曰育才。今我日本金融之便。只上海有一正金銀行（日本行名）代理店而已。如此而欲振興在華貿易。猶緣木求魚也。聞近日有欲開日清銀行之說。又有欲增正金銀行資本之說。如其行之。是可賀也。支那沿岸船業。必當以日人行之。今雖有往復蘇杭上海間輪船公司。然體勢微末。如厦門臺灣船業。現多拉士會社。與商船會社相競爭。勝敗未決。以臺灣經營策而觀之。即當以日人握此航利。頃聞船政局將舉其業。售于商船公司。是無稽之說也。夫船政局收利。出二扣以上。何苦售之乎。日人宜留心也。三井物產公司。向廣大清國。雖極精染指。實滄海一粟耳。日清貿易研究所。今竟不振。故育成人才。

以謀振興。是今日之急務也。抑在華商利。爲外國人所占奪過半。吁、日本僅隔一葦帶水。不能廣圖。是可嘆也。

清國人雜居限制勅令　譯西七月二十九號時事新報

朕經樞密院顧問官諮詢。凡外國人。因條約及往昔習慣未能享居住自由之權者。今定其居住及營業之法。裁可公布之。

御諱　御璽

明治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內閣總理大臣　侯爵　山縣有朋
內務大臣　侯爵　西鄉從道
外務大臣　子爵　青木周藏
司法大臣　清浦奎吾

勅令第三百五十二號

第一條　凡外國人。因條約及往日習慣。未能享居住自由之權利者。今許其居住移

遷于從來租界及雜居地以外。任意營業行事。惟勞役者。非得行政官廳允准。不得居住于從來租界及雜居地。
勞役種類。及本令施行細則。內務大臣定之。
第二條 如勞役者。不依前條規例。未經行政官廳允准。而居住于從來租界及雜居地者。罰金處百圓以下。

附則

第三條 本令自明治三十二年八月四日施行之。
第四條 明治二十七年。勅令第百三十七號。自本令施行之日。廢止之。

清國人雜居限制內務省令

內務省令第四十二號

定外國人依明治三十二年勅令第三百五十二號。因條約及往昔習慣。未有居住自由者。亦其營業等件施行細則。

內務大臣 侯爵 西鄉從道

第一條 明治三十二年勅令第三百五十二條所謂。行政官廳爲廳府縣長官。

第二條　明治三十二年勅令第三百五十二號。第一條所謂勞役者。指凡執農業漁業鑛業土木建築製造。搬運挽車。雜役之人。惟婢僕炊爨在此例外。

第三條　廳府縣長官。認勞役者有公益。即得除去其禁。

韓國逋臣　譯西七月二十五號每日報

日本駐韓林公使。嘗告朝鮮政府。令召還其逋臣之遁在日本者。政府答之曰。如朴泳孝則當召還之。其他皆有弑王妃之嫌。爲罪非輕。不可召還也。公使因仍責其非。必令皆召還之。報至大阪某處。因面當局有司。問其確否。有司曰。凡送交犯國事者。兩國共無條欵。不得以正式行之。且聞林公使只忠告於韓政府。以陳其厚意耳。本局未得一切實報也。

韓事三則　譯西七月二十九號時事新報

高麗財政大紊。日韓貿易因之不振。頃仁川香港上海銀行代理店。購收朝鮮圓銀三十萬枚。現存國中者。僅不過九十萬枚。雖市中似多銀。而米穀之入愈盛。銀圓之出愈多。至空竭不存。可知也。聞今仁川有米四萬石以上。每石値銀六圓。計四萬石消費

二十四萬圓也。當米穀最盛時。釜山、鎭南、諸埠所購入。又隨之而繁。即市中所存。九十萬圓。僅不過可購得十五萬石而已。且如淸商。有故不復用砂金。一皆用銀圓。至後日勢必竭匱。故銀價大漲。萬物亦將貴翔。吁高麗財政。遂不可整理矣。

俄邦嘗欲購收馬山浦地面。公使巴羅乎氏。因私竪標木。以定其疆域。士他英氏者。俄公使館通譯官也。奉命往欲結約。已到其處。地旣爲外國人所購收。氏大怪問之。土人曰。是日人購之也。即又大駭。急電告代理公使。代理公使亦大驚。直抵高麗外部詰之。曰宜命馬山浦監理並漆原郡守奪之。以再付俄邦。外部曰。韓國租界。限以十里內。日本一里限內地段。一委地主所售。政府不能可否之。且貴國欲求地皮。未立其約。是只有名而未有其實。何受貴國之交涉哉。俄國代理公使無言而止。

議政府參政申箕善。頗弄威福。四方詰之。竟上章罷職。議政尹容善。以改革諸弊爲志。人民因多服之。甚有名望。尹將經綸內閣。趙秉式與之爭權。鑽營周旋甚力。二人因不相容云。

人者矣。

其三社會之福利是也。然是時政府之致力。亦須有定限。不可防礙各人之安康與自由。若各人力有不足。或社會欲塞各人之望。特仰其救濟。則政府自當下手也。

國家論卷一終 卷二闕

國家論卷三

德國伯倫知理著

國體

第一章　四種正體　政體

自古代希臘人別政體爲三種。學者至今皆依據焉。曰君主政治。曰貴族合議。曰國民合議。是也。亞利斯士爾稍改其名。曰君主政治。貴族政治。合衆政治。又別其變體。曰暴主政治。權門政治。亂民政治。蓋主權者。能自制私欲以謀公利。則目其政治曰正體。反之曰變體。世人多據主權者之員數。以別政體。一人握政柄。謂之君主政治。數人握政柄。謂之貴族政治。全國民握政柄。謂之合衆政治。可謂謬矣。夫政體之別。視其政府之構造何如耳。凡天下邦國。必推一人爲最上官。使之專當國事。此最上官之人品。足以辨別國體之種類。希臘人別國體。各由其主宰者之種類。以附名稱。亦以此故耳。

此三種政體之外。宜加集合政體一種。此說古代既有之。而今人亦往往倡之。古之羅

馬、日耳曼政治。並今之立憲君主政治。皆包含君主貴族合衆三種。相贊相制。以成一體。故謂之集合政治。亦無不可。然實非集合也。蓋羅馬之總宰、元老、民會、三者。並今世之君主、上院、下院。唯立法官之集合。而非行政官之集合也。凡一國之政柄。當歸於最上官一人。不當涉於多歧。是故從亞利斯土爾氏之旨。區別主政之人。則無所謂集合政體者。

然古來別政體爲三種。未可謂至盡善也。三種外更加神道政治一種。則備矣。凡政體皆以人爲君主及主政之人。獨神道政治。以天神若人鬼爲國之眞主。故其根本與他三種政體不同。或曰神道政治。雖以鬼神爲眞主。實賴人代之以行政也。代理者爲法主。則君主政治耳。代理者爲僧官。則貴族政治耳。代理者爲全國之民。則合衆政治耳。固不出於三種政體之外也。然余觀之神道政治。元是一種異樣政體。即實有君主貴族之代理。亦未可遽斷爲君主政治。貴族政治。蓋以國家之主權。歸之於人。與歸之於鬼神。於國家之規模。實大相徑庭也。

亞利斯土爾氏分別政體。而未嘗言及神道政治。豈其識之不足哉。亦以爲國家爲人

所構造。非鬼神可得干預。故蔑視之。不以神道政治列入政體中也。

神道政治。與君主政治。其外觀相似矣。唯有以神爲君。以人爲君之別耳。主治被治者。懸隔不啻霄壤。上下之分。嚴不可犯。固兩者所同也。貴族政治。與合衆政治。則反是。主治者被治之間隔甚微。或有全無間隔者。蓋同爲一人。當其主治之時。即與被治無異也。貴族政治之國。被治之庶民。因奉命令。即貴族亦不必常在主治者之地位。何則。貴族在政爲主政官。或參政官。則有主治者之權。然視爲私人。（無官職者）則主治者自服被治者之義務。而無異於民也。合衆政治。雖稱有主治者被治者之別。然其國民。無論何人。凡爲議員。爲官吏。握政權者。概視爲私人。故主治者不得不服從全國民之主權也。

神道政治。有與合衆政治相類。君主政治。有與貴族相類者。神道政治之神。合衆政治之全國民。均握其國之主權。而不能自行之。必得代理者以托之也。君主政治。與貴族政治。其君主若貴族。皆握國之主權而自行之也。兩兩相類蓋如是。

右四種政體。俱各據固有之主義而構成之者。其要領如左。

國民全般之福利。非人力之所能及。有監臨人世。控御人世之神。遂欲藉其威靈以立國政。此神道政治之所由起也。夫國家之興廢存亡。舉歸之神意。何其愚之甚也。民人中有卓拔者起。自握政權。君臨羣下時。於是有君主政治。蓋民智漸進。始悟神道政治之非。而思人道政治之可恃。君主政治之起。實在此時也。統率一國。總攬主權。收全國民之勢力與意思。而集之一身。是爲君主政體。

於民人中。立貴賤差等。以爲豪族。位高而才能亦大。乃付予憲法、行政發令之權。是貴族政治之所由起也。

人之才能權理。不因等級而差。惟本於人類同等同權之理。以立政體。使民人皆得參預政治。是謂合衆政治。

以上所舉四種政體。據國法之差異。立其別者也。一國之憲法。實本政體制定。先察其憲法之差異。則政體自瞭然可別矣。然政體之別。不可泥憲法而判之。時又當求之於政略。蓋憲法一變。政體隨改。而政略則猶取昔日之方針也。然憲法未變。而政略既變者。古今亦不乏其例。

此稿未畢

儒術眞論

章氏學

昔韓非顯學。臚列八儒。而傳者獨有孟荀。其他種別。未易詳也。西京賈傅。爲荀子再傳。而董劉諸公。已不能以一家名。且弘湯之法盛行。而儒襍刀筆。參以災祥鬼神。而儒襍墨術。自東京以來。蓋相率如是。荀子儒效云。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是俗儒者也。然則七國之季。已有襍流無師法者。後此何足論。今以墨子公孟篇公孟子程子與墨子相問難者。記其大略。此足以得儒術之眞。其于八儒雖無可專屬。要之微言故訓。有足通于內聖外王之道。與夫混殽失眞者。固大有殊矣。由斯推衍。其誼可以盧牟六合。經緯馮生。蓋與道之大。無能出其範者。抑括囊無辯。謂之腐儒。今既摭拾諸子。旁采遠西。用相研究。以明微旨。其諸君子亦有樂乎此歟。

惠定宇謂公孟子即公明子。爲孔子之徒。近人孫詒讓仲容則云。潛夫論志氏姓篇。衞公族有公孟氏。左傳定十二年疏謂公孟縶之後。以字爲氏。則自有公孟氏。非公明氏也。說苑脩文篇有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及曾子。此公孟子疑即子高。蓋七十子

之弟子也。以上孫說余謂子莫告公孟子高之言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今公孟子謂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又曰。實爲善。人孰不知。今子偏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即本子莫去外厲之意。則公孟子即公孟子高明甚。然即此愈知公孟即公明。孟子萬章篇有長息問公明高。即爲公孟子高。且孟子言舜之怨慕而舉公明高之言以爲證。又言人少則慕父母。五十而慕者。獨有大舜。今公孟子則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墨子駁之則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是公孟子之言。與孟子所述慕父母義。若合鑈印。則知公孟子、公孟子高公明高、爲一人明甚。公孟公明雖異族。然同聲相借。亦有施之姓氏者。今夫司徒申屠勝屠。本一語也。而因其字異。遂爲三族。荀與孫。號與郭。本異族也。而因其聲同。遂相假借。今公孟公明。亦猶荀孫號郭。雖種胄有殊。而文字相貿。亦無不可。然既嚴事曾子。其不得爲孔子之徒明矣。惠說亦未合也。今觀其立說。亦醇疵互見。而宣尼微旨。于此可覩。捃摭總逸。灼然如晦之見明

者。凡數大端。嗚呼、可不謂卓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

按玄聖素王。本見莊子。今觀此義。則知始元終麟。實以自王。而河圖不出。文王既喪。其言皆以共主自任。非圖讖妄言也。門人爲臣。孔子以爲行詐。諸侯卿尹之尊。非所以處上聖。進退失據。故斥言其欺。不然。子弓南面。任爲天子。見說苑修文篇 尚無所諱。而辭此區區乎。知此者獨有梅子眞爾。

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 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以天爲不明。舊脫天字畢本据下文增 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

按仲尼所以凌駕千聖。邁堯舜轢公旦者。獨在以天爲不明及無鬼神二事。荀子曰。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篇 此儒者窮高極遠測深厚之義。若夫天體。余嘗謂若蒼之天。非有形質。亦非有大圜之氣。蓋日與恆星。

皆有地球。其阿屯以太。上薄無際。其間空氣復厚。而人視之蒼然。皆衆日之餘氣。固非有天也。王充說。天詘西北爲无。其說稍誕。蓋天本無物。故无字從天詘之以指事。因下民所見。不得無所指斥。故强以顚義引申之而曰天。六經言天言帝。有周公以前之書。而仲尼删述。未或革更。若曰道曰自然而已矣。郊祭大報天而主日。萬物之生。皆賴日之光熱。而非有賴乎天。故假言曰帝。其眞卽日。或以北極爲耀魄寶。北極又大於日九十三倍。故亦尊之。此則恆星萬數。上帝亦可云萬數。六帝之說。不徧不該。要非虛增。然恆星各帝其地球而已。於此地球何與。明堂宗祀。蓋自外至者也。且太微五星。固玄遠矣。卽至暱之日。雖昭昭大明。而非有威生殺之志。因上帝而有福善禍淫之說。其旨猶細。其識已愚。因是以及鬼神。則誣妄日出。而人倫殆廢。蓋太古民俗。無不尊嚴鬼神。五洲一也。感生帝之說。中國之羲農。日本之諾冊二神。印度之日胤月胤。猶太之耶穌。無不相類。以此致無人倫者。中外亦復不異。惟其感生。故有炎黃異德兄弟婚媾之說。蓋曰各出一帝。雖爲夫婦。不爲黷也。堯之釐降。不避近屬。實曹于是。其後以爲成俗。則夏商以來。六世而通

此稿未畢

封建者也。如春秋之晉。今之山西也。秦今之陝西也。楚今之湖南也。吳今之江南也。越今之浙江也。使今日山西巡撫。忽焉起兵與湖南巡撫戰。浙江巡撫。忽焉起兵與兩江總督戰。各驅其民以陷於鋒鏑。爲之民者。其苦何如耶。當列國並立之時。其情勢亦若是而已。今我各省之民。相見熙熙。毫無猜嫌者。謂非食郡縣一統之賜乎。然則郡縣之制。優于封建。毫無疑也。雖然、又有說焉。凡列國並立之世。因互相爭競之故。故各務修其內政。思所以强其國智其民。又爭拔擢人才以爲已用。故人才多出其間。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於是種種學術新理新藝。皆從此出焉。中國春秋時人才最盛。學術最昌。歐洲當希臘時亦然。皆列國並立爭强之所致也。即今日地球文明之運驟進。亦由列國並爭也。此即天演家所謂競爭爲進化之原也。若一統之時。外憂既絕。惟以防內患爲事。於是設資格以消磨人才。爲愚民之術以箝塞民智。此亦必然之勢也。然則封建與郡縣。各有其利。各有其害。未可執一概以論也。

封建之世。又有一大弊。凡封建之時。其國民必多分等級。貴族之權最盛。貴族之視平民。以奴隸待之。而國君及貴族驕侈淫佚。窮汰極虐。殆無人理。觀於今之土司。其

尊貴驕虐無道。有出人意表者。漢初諸藩。其暴虐之狀。見於史傳者不可勝數。此又封建之大弊也。法國意大利等。數十年前。猶存此制。中國則分人爲數等之弊。早已消除。因知孔子作春秋立大一統譏世卿等義。眞有功于天下萬世矣。

問秦以後雖行郡縣而封建之餘習尙未改至於何代始純爲郡縣之制乎

馮懋龍對

自秦廢封建之後。而其所治郡縣之法者非也。漢初猶沿春秋戰國之舊。高帝欲多建侯以藩王室。故初欲封亡國之後。留侯止之。後又欲廣立同姓子弟以自輔。此吳楚七國背叛之所由來也。自吳楚之役。而廢封建之局始大定。其後晉有八王搆兵之禍。唐有宿衞藩鎭之患。然亦不過一時之久矣。是以郡縣之制至漢而後始定。

曾廣勷對

自秦廢封建而爲郡縣。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高祖起豐沛之中。卒亡秦之社稷。而封建之餘習尙未除也。及至晉隋唐宋。而猶有宿衞藩鎭。至是始釋其兵權。除封建之餘者。至宋始也。

總批

秦欲行郡縣。二世而亡。楚漢之際。六國各立後。於時有楚懷王心。趙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韓王成。韓王信。齊王田儋田榮田廣田安等。後漸次削滅。而高祖當天下未定時。尚思立六國後。以張良一言而止。即漢所封功臣。其先則裂地以王韓彭。其繼則分國以侯絳灌。蓋習見前世封建故事未能廢也。此爲第一次封建再現之世。乃未幾而異姓諸王漸次就滅。僅餘侯國及分封之子弟諸王國。蓋漢初之時。郡國雜處。誠爲郡縣與封建之過脉。其政體之駁雜。古今僅見矣。然當時諸侯王國之官吏。皆有漢廷廢置。誠有如孟子所謂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焉者。雖有封建之名。而其實權則操自一統之共主矣。自吳楚七國反後。限制益嚴。又多以事失侯。逐漸削除。於是幾盡變。及漢之末。而各郡牧守並起。跨州連郡。如袁紹劉表之徒。子孫世襲其地。雖無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實。曹操劉備孫權。卒以是分漢。是爲第二次封建再現之世。晉代八王。各擁其地。擁有兵權。相繼爲亂。是第三次封建再現之世。唐代方鎮。各擁重兵。父死子襲。河朔三鎮。淄青淮蔡。皆相繼叛亂。其事與

漢末牧守正同。皆無封建之名。而有其實。是爲第四次封建再現之世。延至五代。此風未改。宋藝祖懲於此弊。節度不得有兵權。故有宋一代。純爲郡縣之天下。元氏起於漠北。蹂躪亞細亞全洲。所得之地。皆分封子弟。於時封建之區域。實爲最廣。其州縣有司亦多襲職者。故有元一代。亦可謂純爲封建之天下。此爲第五次封建再現之世。明太祖起。廣封子弟。燕王棣即以親藩簒位。及至中業。猶有宸濠之亂。是爲第六次封建再現之世。蓋自漢以來二千年封建郡縣二者。錯居迭戰。屢滅屢起。及至國初。猶有吳三桂尚之信耿精忠三藩。是第七次封建再現之世。及三藩滅後。不復有裂地之封。於是封建之習始淨盡矣。而推求封建郡縣兩者之樞紐。則漢代關內侯之制實開之。關內侯者。有爵位而無釆地。所謂有封建之名而而無其實也。此後六朝沿用其制。多稱開國公開國子開國男等爵。宋代多稱爲某國公某郡公等爵。至本朝則滿人有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鎭國公輔國公等爵。漢人則有公侯伯子男輕車都尉等爵。皆有封建之名而無其實。猶漢關內侯之制也。英國亦然。如今之沙士勃雷。其名則侯也。白雷斯福。其名則伯也。日本亦然。伊藤博文。其名則侯也。大隈重信。其名則伯也。

未畢

潼關　　譚嗣同

終古高雲簇此城。秋風吹散馬蹄聲。河流大野猶嫌束。山入潼關不解平。

雪夜　　譚嗣同

雪夜獨行役。北風吹短莎。凍雲侵路斷。疲馬怯山多。大地白成曉。長溪寒不波。澂清杳難問。關塞屢經過。

蘭州莊嚴寺　　譚嗣同

訪僧入孤寺。一徑蒼苔深。寒磬秋花落。承塵破紙吟。潭光澂夕照。松翠下庭陰。不盡古時意。蕭蕭雅滿林。

病起　　譚嗣同

蕭齋臥病久。起聽咽寒蟬。獨立空階上。遙看暮樹邊。萬山迎落日。一鳥墮孤煙。秋雨園林好。攔笻感逝川。

秋日郊外　　譚嗣同

寒山草猶綠。長薄樹全昏。鴻雁遲鄉信。牛羊識遠邨。邊風挾沙起。河水拆冰喧。野老去何許。

日斜歸里門。

雜詩 三首錄一　　倉海君

天雞不能雄。牝雞代爲鳴。膊膊復愊愊。豈云非惡聲。壯士誤起舞。慨然赴功名。失身一非時。甚辱寧爲榮。枕戈夜未旦。素月當天行。圓圓此皎魄。中有妖蟇生。得地遞僭妄。呑噬戲陰精。諸仙幷束手。坐令天偏盲。憑月復有鳥。翳日失其晶。安知豢養物。乃起爲禍萌。蒙蔽苟不知。安用天聰明。知之不能去。客位終古横。

感事述懷步友人韵　　星洲㝢公

陰凝陽亢元黃戰。河不出圖鳳不遊。大地茫茫尋淨域。遼東白帽傲龍頭。

起陸殺機愁易宿。補天苦志孰存心。干戈行見無家別。凄絕江頭野老吟。

哀時山鬼國殤篇。腸斷夫君想自憐。身是斗南心斗北。如雲金翅正垂天。

奇章寶塞牛僧孺。欵段居鄉馬少遊。落落當朝數英物。浪淘沙去大江流。

載酒尋花次第邀。連騎結駟倚相招。百觚尼父居彝去。女樂齊廷罷早朝。

美人芳艸極天遐。臺閣雍容樂未涯。我不能喑狂可學。解禪天女試拈花。

本館售報價目　週年三拾三冊報費洋四圓閏月加三冊洋四角閏半年以十六冊計報費二元二角閏每月者報費洋四角零售每冊一角五分郵費照例遞加

一各地代派諸君如有未將實銷價目清交者尙請早日催收匯寄來館俾資挹注幸甚

啓者本館發行報章特取價從廉無非爲廣開風氣起見乃疊接各地來函至謂代派處有將報價高抬於零售尤甚本館初不甚信惟言之者衆似事非無因其礙本館銷路之事小而阻國民進步之事大伏乞代派諸君深諒此意勿仍前獘本館不勝企禱之至

本館各地代派處

東京神田區表神保町三番地　東京堂書店

東京市芝區露月町十四番　丁酉社書店

大坂天神橋南詰東入　梅淸處塾

西京 西木屋町五條上ル山岡方　中西先生

神戸英七番天祥洋行

上海北京路商務印書館

上海望平街滬報館

福州閩報館

蕪湖天主堂後譚寓

天津國聞報館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聚文閣

香港上環海傍和昌隆

香港中環海傍通報館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海參威永恒安

海參威復泰隆



玻璃昌和泰
京城鐘路水典內前開文社
星加坡叻報館
檀香山嚴觀韶先生
舊金山大埠贊文報館
美國羅省技利埠華美新報館

黑龍江華昌泰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星加坡吉隆 不打倫街 時利鐘錶店
域多利稅關內李夢九先生
舊金山翰香報館

仁川怡泰號
星加坡漆木街福興隆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灣哥化永生號葉星南先生
舊金山文興新報館

發行兼編輯人 英國人 馮鏡如

印刷人 中林武夫

發行所 橫濱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

郵便私書函二百五十五番